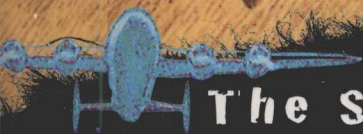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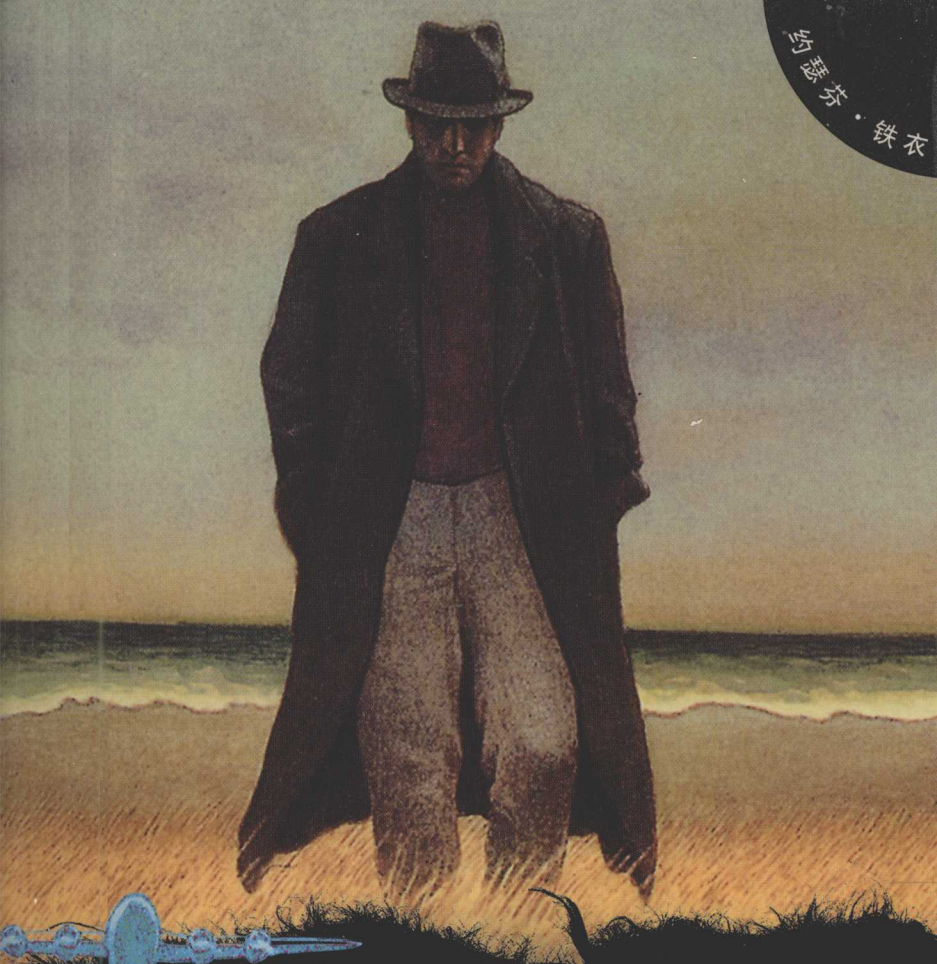


约瑟芬·铁衣



The Singing San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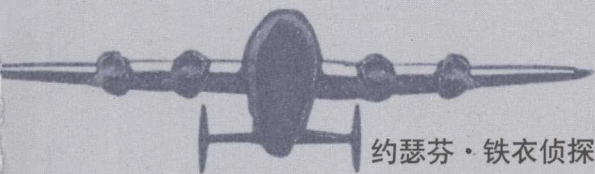
# 歌唱的沙

〔英〕约瑟芬·铁衣 著

Josephine Tey

蒯乐昊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约瑟芬·铁衣侦探

**The Singing Sands**

# 歌唱的沙

〔英〕约瑟芬·铁衣 著

Josephine Tey

蒯乐昊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唱的沙/(英)铁衣(Tey,J.)著;蒯乐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铁衣侦探)

ISBN 978-7-02-007573-7

I.歌… II.①铁…②蒯… III.推理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2070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陈 莎      责任印制:王景林

歌唱的沙

[英]铁衣 著 蒯乐昊 译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1 千字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573-7

定价 17.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第一章

这是三月的早晨，六点，天还暗着。长长的列车在场院的错落光线中穿梭，轻轻的咋啦一声，滑过铁轨交叉的节点，驶入铁路信号房的光影，然后，驶出信号房的光影。跨轨信号杆上满是猩红的灯光，只有一盏是孤零零的翡翠色，在那之下，火车开入灰白色的穹顶，开向守候在穹顶之下的野旷无人的月台。

伦敦邮车抵达了旅程终点。

五百英里的旅程在黑暗中静静铺陈，五百英里的旅程被抛在通往尤斯顿车站的昨夜，五百英里月光下的田野和沉睡中的村庄；五百英里的漆黑的城镇和不眠的炉火；还有那风雨、雾霭、浓霜和漫天披拂的大雪，隧道与陆桥。现在是清晨六点，萧瑟的三月，四周山峦升起，环绕着火车，火车终于来了，看上去懈怠而宁静，在漫长的奔突之后，它停下

来休息。满车厢的乘客都因为火车到站而松了一口气,只有一个人除外。

那些松了一口气的人中,至少有两个人高兴得几乎雀跃。其中一个乘客,另一个是列车员。旅客名叫艾伦·格兰特,服务员叫摩德·葛雷邱。

摩德·葛雷邱是卧铺车厢的乘务员,也是塞索至托基之间最招人憎恶的家伙。二十年来,摩德对乘客们恶声恶气,逼他们臣服,对乘客敲诈勒索,逼他们进贡——当然,这里指的是钱财上的进贡。而他们在口头上也自愿进贡了不少东西:头等车厢的客人赠予他广为人知的“酸奶酪”骂名。(每当他那张拉长了的苦瓜脸在潮湿阴暗的尤斯顿车站出现时,大家就会说,“天啊!酸奶酪又来了!”)而三等车厢的客人则贡献给他五花八门的绰号,每一个绰号都贴切中肯。没人不在乎他的同事管他叫什么。只有三个人曾经把摩德治得服帖:一个是来自德克萨斯的牛仔;一个是女王麾下喀麦隆高地军团的一等兵;以及一个三等车厢里不知名的小个子伦敦女人,她扬言要用柠檬汁瓶子砸烂他的秃头。摩德不买任何人的账,无论阶级与成就:他讨厌这,怨恨那,却十分害怕挨揍。

二十年来,摩德·葛雷邱在工作上毫无建树,干上这份工作不到一个星期,他已经觉得无聊了,但他发现这个肥缺挺有油水,他要留下来捞一把。假如你从摩德那里拿到早餐茶,你会发现茶寡淡无味,饼干软塌塌的,糖块是脏的,托

盘湿答答,而且汤匙踪迹全无;但当摩德来收盘子时,原先操练许久的抗议在嘴边被生生咽了下去。偶尔有舰队司令这一类人物会斗胆抱怨“茶太糟了”,而大多数人只是付之一笑,付钱了事。二十年来,他们被人烦扰,看人冷脸,受人敲诈,还得为此付钱,而摩德却只管收钱。他现在已经在顿努拥有一栋别墅,在格拉斯哥拥有一家炸鱼连锁店,此外还有丰厚的银行存款。本来,几年前他就满可以退休,可他连想一想都无法忍受失去全额退休金,因此,他情愿再熬一下无聊。为了扯平,他变本加厉,除非客人要求,否则他就压根不送早餐茶。如果他很困,就干脆把客人的吩咐抛诸脑后。每到旅程终点,他欢呼得就好像即将服刑期满的囚犯。

艾伦·格兰特透过蒙着雾气的车窗,看着月台上的灯火,谛听车轮滑过轨道交叉点时轻轻的咋啦声。结束这段旅程就等于结束了整夜痛苦,这让他很高兴。整整一夜,格兰特强迫着自己不去打开通往走廊的门,他毫无睡意地躺在昂贵的被褥上,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出汗。他出汗不是因为火车的隔间太热——事实上火车空调工作得很卖力——他出汗是因为(噢,悲惨!噢,羞愧!噢,耻辱!)车厢隔间代表着“一个狭小的密闭空间”。在普通人眼中,这只是一个整洁的小房间,有卧铺、洗脸盆、镜子和各种尺寸的行李架;有可开放亦可隐蔽的橱柜;有一个精致的小抽屉让旅客存放贵重物品;还有挂手表的挂钩。但对这个新房客而言,对这个沮丧的、中了邪的新房客而言,它是“一个狭小

的密闭空间”。

工作过度，医生是这样说的。

“让自己歪躺着，浏览浏览书刊杂志什么的。”温伯·史崔特医生一边说，一边优雅地跷起二郎腿，欣赏着自己不停摇晃的脚。

格兰特没法想象自己“歪躺着”，同时他认为“浏览”是一个讨厌的词汇，是卑贱无益的消遣。浏览，堆一桌子东西，不动脑筋，单纯为了满足动物欲望。浏览！真是的！这个词光听声音就是一种冒犯，一种轻蔑。

“有什么爱好没有？”医生自恋的眼光由摇晃的腿部移到了鞋子上。

“没。”格兰特简短地回答。

“放假时做什么？”

“钓鱼。”

“你钓鱼？”心理医生说，他终于收回了自恋的目光，“而你不认为那是一种爱好？”

“当然不是。”

“那你说它是什么？”

“介于运动与宗教之间。”

温伯·史崔特对格兰特的回答报以体谅的一笑，并向他保证，治愈只是时间问题，时间加上休养。

至少，他昨晚坚持住了，没有把门打开。但这个胜利来之不易，他整个人枯竭了，掏空了，像一具行尸走肉。“不要

勉强，”医生说，“如果你要走出去，那就走出去。”但如果昨晚开了这扇门，就意味着向非理性投降，似乎是宣判自己将永远无法复原。所以他躺在那儿汗流不止，却始终不开门。

但现在，在清晨那铁面无情、冰冷而含混的黑暗中，他所忍受的一切似乎都变得毫无价值。“我猜，这大概就像一个女人经历漫长分娩以后的感受。”根据温伯·史崔特医生提示并强调的基本解释，格兰特这样想道，“至少她们事后还有个小孩可供展示，而我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自尊，他想，为自己不曾打开一扇没什么理由需要打开的门而感到骄傲。噢，上帝！

现在，他打开这扇门了，勉强地，同时欣赏着这个勉强的讽刺性意味。他讨厌面对清晨，面对生命，真希望能把自己丢回起皱的卧榻上，继续睡啊睡啊睡。

他提起酸奶酪没帮他提的两只皮箱，卷起未读的期刊夹在腋下，走出卧铺进入走廊。走廊尽头的门被那些慷慨给小费的旅客的行李堵住了，几乎要堵到车顶，连车门都快看不见了。于是格兰特往头等车厢的第二节走去，但那个车厢的尽头，也同样堆满了及腰高的特权阶级的障碍物，他只好转而沿着走廊往后门走。此时，酸奶酪正从远处尽头他自己的小隔间里出来，以确定7B卧铺的旅客是否知道火车即将到站。无论7B还是其他任何一位乘客，都知道自己有权在火车到站后，从容不迫地下车。但酸奶酪可不想任由旅客沉睡，让自己耗着，于是他大声敲响7B卧铺的门，走

了进去。

格兰特走到门口时，酸奶酪正在拉扯着 7B 的袖子，后者穿戴整齐，躺在卧铺上，酸奶酪粗暴地说：“快点，先生，快点！我们就要到站了。”

格兰特的影子通过门口时，酸奶酪抬头望了他一眼，厌恶地说：“睡得像猫头鹰一样死。”

整个小房间弥漫着浓烈的威士忌气味，稠得似乎可以把手杖插在其间。格兰特注意到这一点，他下意识地捡起酸奶酪摇晃那人时掉落在地上的报纸，并抚平那人的外套。

“你认不出死人啊？”他说。透过隐约的倦意，他听见自己在说：“你认不出死人啊？”他的声调仿佛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就像在说，“你认不出樱草花啊？”“你认不出鲁本斯的作品啊？”“你认不出亚柏纪念碑啊？”

“死啦？！”酸奶酪几乎是在咆哮了，“他不许死！我就要下班了。”

格兰特从旁观者的立场注意到，整件事对全无心肝的葛雷邱先生来说意味着什么。有人死了，不再有温暖、感情和知觉，而这一切在葛雷邱那该死的眼中，居然只是耽误了他下班。

“怎么办？”酸奶酪说，“居然有人在我的车厢中喝酒喝死了。怎么办？”

“当然是报警啊！”格兰特说，终于再次感觉到生命本身应有的欢乐。这给了他一阵扭曲而阴森的快感，酸奶酪终

于遇到大麻烦了：这个人不但没给他小费，还为他带来了二十年铁路服务生涯中最大的不便。

格兰特再望一眼黑色乱发下的年轻脸庞，继续往走廊尽头走去。死人不是他的责任。他一生中见过的死人太多了，虽然这件无法挽回的憾事让他心头一紧，但死亡已经吓不着他了。

火车不再发出咔嚓声，取而代之的是进站时低沉的轰隆声。格兰特摇下车窗，望着月台上的灰色标志迎向眼前。寒气就如一记重拳猛袭到他的脸上，他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他放下两只皮箱，站在月台上，（牙齿格格打战，就像一只遭了霜打的猴子，他愤愤不平地想。）他真希望可以暂时死掉。在内心深处，他也知道，能在冬日清晨六点的月台上因寒冷与紧张而颤抖已属幸事，起码证明人还活着。但是，如能暂时死亡，然后在比较快乐的时候再活转过来，那就妙不可言了。

“去旅馆吗，先生？”脚夫问道，“我可以用推车帮你推过去。”

他蹒跚地走上台阶，然后过桥，脚下的木头发出的鼓一样的空洞回声，四周蒸汽缭绕，铿锵巨响和它们的回声从黑暗的地底下传来。关于地狱人们统统猜错了，他想，地狱不是用来煎熬人的温暖的好地方，地狱是一个又大、又冷、又有回音的洞穴，那里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是一个黑暗而回

音缭绕的荒芜之地。地狱是经过一夜未眠的自我厌恶，在冬日清晨里万恶交集的浓缩物。

他走入空旷的中庭，突如其来的安静安抚了他。这一片漆黑虽然冷冽，但很清新，一抹灰晕透露出早晨的宣言，雪的气味则宣告了高地的通透。过不了多久，等天亮了，汤米会来旅馆接他，然后他们会开车驶入洁净而广袤的苏格兰高地乡间，进入洪荒、单纯、无欲无求的高地世界。在那里，人们终老在自己的床上，也不会有人麻烦到想要把门关上。

旅馆餐厅里的灯火只亮了半边，幽暗无灯处，排了很多还没铺上桌巾的桌子。他这时才想起来，以前他从未见过不经桌巾装点的桌子，这些褪去白色盔甲的破烂货色，就像不戴硬领的侍者。

一个穿黑色制服裙子、绿色绣花紧身毛线外套的小孩，把头抵在纱门上转圈玩，看见格兰特，她似乎吓了一跳。他问有什么东西可以作早餐，小女孩从餐具架上拿了调味瓶，一本正经地送到他面前的台布上。

“我去叫玛丽来。”她亲切地说，然后消失在纱门后面。

服务，他想，已经不再讲究正式与光鲜，而变成了家庭主妇式的一切从简。间或的一句“我去叫玛丽来”，倒也弥补了她用绣花毛衣来代替制服的不得体。

玛丽是一个丰满而从容的女人，要不是奶妈这行已经不再流行了，她一定会是个奶妈。在她的伺候下，格兰特觉

得自己像个孩子在慈祥长辈面前那样放松了。这真是桩好事，他酸涩地想，在他如此渴望慰藉时，一个胖胖的饭店女服务员给予了他。

他吃了这女人送来的食物，觉得好些了。不一会儿，她回来把桌上切好的切片面包移开，换上一盘圆圆的早餐面包。

“这些小面包给你。”她说，“刚刚送到的。这些可怜的小面包不比从前了，没有嚼头，但怎么也比切片面包强。”

她把果酱推到他手边，看他是否还需要更多牛奶，然后就走开了。格兰特无意再多吃，他将小面包涂上黄油，伸手去拿昨晚没看的报纸。他拿到手的是伦敦的晚报，他一脸狐疑地看着它，认不出来。“我买了晚报吗？”照例昨天下午四点他就已经读过晚报了，为何七点又买了另一份？莫非买晚报已经变成一种反射动作，跟刷牙一样下意识？莫非一见到灯火通明的书报摊就想买晚报？是这么回事儿吗？

这份报纸是《信号报》——早晨《号角日报》的下午版。格兰特扫了一遍昨天下午看过的报纸标题，全是同类型的新闻。它可以是昨天的报纸，也可以是去年的报纸，或下个月的报纸，标题永远都和他现在看到的一样：内阁争议、梅达谷的金发死尸、关税、交通阻塞、美国明星莅临、街头事故，等等。他把这些报纸从面前推开，但当他触到下一卷报纸时，他注意到“快讯”那一栏的空白处有铅笔的涂鸦。他

将报纸翻了个面,好看清楚到底是谁在报纸上记账,但这涂鸦看起来压根不是报童的匆忙笔迹,而是有人想作诗。从他断续的写法来看,显然不是试图回忆某首名诗,而是一首原创作品。诗作中漏掉的两行诗句也已经勾好足量的音步,这种技巧格兰特在学校名列最好的十四行诗人时,就已经使用过了。

但这次不是他的诗。

他突然醒悟到报纸是从哪里来的。他获得这份报纸,比平常买晚报更加自觉而自然。当报纸滑落在7B卧铺的地板上时,他将它和其他报刊一起夹到腋下带走的。他脑中的全部意识,或者说经历过昨晚之后还残余的意识,全都集中在酸奶酪对待那个无助男子的混乱举动上了。他惟一刻意的行为是抚平那人的外套来谴责酸奶酪,为了腾出一只手来,才将报纸连同其他报刊夹在腋下的。

这么说来,那个有着蓬乱黑发和率性眉毛的青年是个诗人,是吗?

格兰特饶有趣味地看着这些铅笔字,诗人设计的似乎是八行诗,但他还没有想好第五行与第六行,所以草稿是这样子的:

说话的野兽

静止的河流

行走的石头

歌唱的沙丘

.....

.....

它们守望着这条

通往天堂的大道

呃,平心而论,这实在太怪了。这是精神谵妄的前兆吗?

在诗人酒精迷梦的世界里,没有东西是平凡的,这不难理解。在有着率性眉毛的年轻小伙子眼中,自然万物面目全非,由这些恐怖的怪物所护卫的天堂究竟是什么?遗忘的天堂?他为何如此迫切地将遗忘当作天堂?他为何不惜经历已知的恐怖来奔往天堂?

格兰特一边吃着新鲜但“没有嚼头”的小面包,一边思考着这件事。成人的手写笔迹会如此不成形,并不是因为他协调性差,而是因为他从不曾真正长大,在骨子里他还是学校里的小男孩,依照着最初的方法来写字。这个推论来自他的笔迹,仍是习字帖的形式。奇怪的是,这么一个有特性的人,居然没有在字体上呈现个性。绝大部分的人都会把习字帖型字体调整成自己的形式,在不知不觉中。

观察笔迹是格兰特多年来的一个小爱好。长期观察字体,对他的工作也有裨益。当然,偶尔他的推断也会出错:一个杀人如麻、以强酸溶尸的凶手,刚好写了一手不平凡的好字,那只是特例——但一般说来,笔迹为诠释一个人的性格提供了非常好的线索。正常情况下,继续使用学校书写

体的人,要么是不够聪明,要么是太少动笔,以至于没有机会将个性融入字体当中。

此人能聪明地使用这些文字,来描绘天堂门外的梦魇,显然他字体的稚气绝非因为缺乏个性。他的个性——他的活力与兴趣——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跑到哪里去了呢?

也许是跑向了某些更动态、更外向的地方吧。比如“六点四十五分坎伯兰酒吧见,托尼”这类便笺或日志。

但他却如此深沉,能够分析并描绘通往天堂途中的奇幻国度。既能沉思,又能跳出事物之外,观察并记录它。

格兰特嚼着小面包,陷入暖融融的、恍惚思考的快感中。他注意到这些单词以 ns 和 ms 结尾的地方都紧紧地连在一起,是表示天性善谎,还是故作神秘? 这个有着率性眉毛的年轻人,笔迹里呈现出不寻常的细腻。说来奇怪,容貌所透露的讯息与眉毛息息相关,只要角度稍稍变动,整个效果就大相径庭。电影巨头们从包尔罕或马思威尔的山村里找来几个俊俏的小姐,刮掉她们的眉毛,画上不同的眉形,她们立刻就摇身一变,成为来自鄂木斯克及托木斯克的神秘尤物。有一回,卡通画家崔柏告诉他,就是因为眉毛,厄尼·普莱思失去了当首相的机会。“他们不喜欢他的眉毛。”崔柏啜着啤酒,眼睛里闪烁着严肃的光,“别问我为什么,我只管画画。也许因为这种眉形看起来脾气很坏,他们不喜欢坏脾气的人,他们不信任他,这确实是厄尼·普莱思失去

机会的原因，眉毛，他们就是不喜欢他的眉毛。”有坏脾气的眉毛、傲慢的眉毛、平静的眉毛、焦虑的眉毛——眉毛奠定了脸庞的基调。就因为斜挑的黑色眉形，使得躺在枕头上那张瘦削苍白的脸孔，即使死了，仍显得率性。

好吧，至少有一点很清楚，写下这些诗句的人当时并未喝醉。在7B卧铺上酩酊大醉的人——令人窒息的空气、皱巴巴的毛毯、地上滚来滚去的空酒瓶，还有架上翻倒的玻璃杯——也许他已经到达他所追寻的天堂，但他在绘制这幅天堂之路的蓝图时，人是清醒的。

歌唱的沙。

危险而迷人。

歌唱的沙。真的在哪里有歌唱的沙吗？这声音隐隐让人感到熟悉。歌唱的沙。它们在你行走的脚下哭泣，或当风儿吹起……一名穿着格子斜纹软呢上衣的男子伸手从格兰特面前的盘子里拿起了一个小面包。

“你看来自得其乐嘛！”汤米拉出椅子坐下说。他把面包掰开，涂上黄油，“现今这些东西一点儿嚼头也没有了。我小的时候，把牙齿咬进面包里，用力一拉，这是一场牙齿与面包势均力敌的对抗，如果牙齿赢了，你就可以嚼到一些真正值得一嚼的东西，满嘴的精细面粉与酵母够你嚼上好几分钟。它们现在大不如前了，你就算把面包整个对折，全部塞进嘴里，也根本没有噎着的危险。”

格兰特满怀情感，默默无语地看着他，心想，再也没有

如此亲密的关系了。这份亲密维系着两个一起上学前班的朋友。他们一起上公立学校,但每次跟汤米重逢,唤起的都是学龄前的那段时光。也许全是因为这张清新的粉棕色脸庞,嵌着圆乎乎的、天真的蓝眼睛,这张脸和当年扣子扣得歪七扭八的栗色外套上那张脸没啥两样!汤米对运动衫上的扣子总是怀着漫不经心的态度。

一如往常,汤米绝不浪费时间精力问候格兰特的旅程与健康,当然,罗拉也一样。他们接受他的现状,就好像他一直待在这里,或者说他从未离开过,还留在上回的来访中。这种氛围格外让人感到惬意并沉浸其中。

“罗拉好吗?”

“好极了,她胖了点,起码她自己是这么说的,但我看得出来,我从来不喜欢皮包骨头的女人。”

一度,当他们都在二十岁时,格兰特曾想过迎娶他的堂妹罗拉,而且他确信,罗拉也曾想嫁给他。但在表白之前,爱情的魔力就消失了,他们退回到老朋友的关系里。这种魔力已然化作夏日高地的漫长幻梦,化作山林间清晨松针的气味,以及无数个带有甜蜜苜蓿香的薄暮。对格兰特而言,堂妹罗拉一直都是愉快夏日假期的一部分,在他们第一次尝试钓鱼时,他们共同学会了划桨;第一次徒步去拉瑞格,他们不分左右;第一次登上布雷瑞克山时,他们并肩站在山巅。但是直到那个他们青春期接近尾声的夏天,“快乐”才结晶为罗拉本身,整个夏日都聚焦在罗拉·格兰特一